

古代神秘文化丛书

解梦

JIEMENG

洪丕谟 著

古人说梦有六种，
说到底不过南柯一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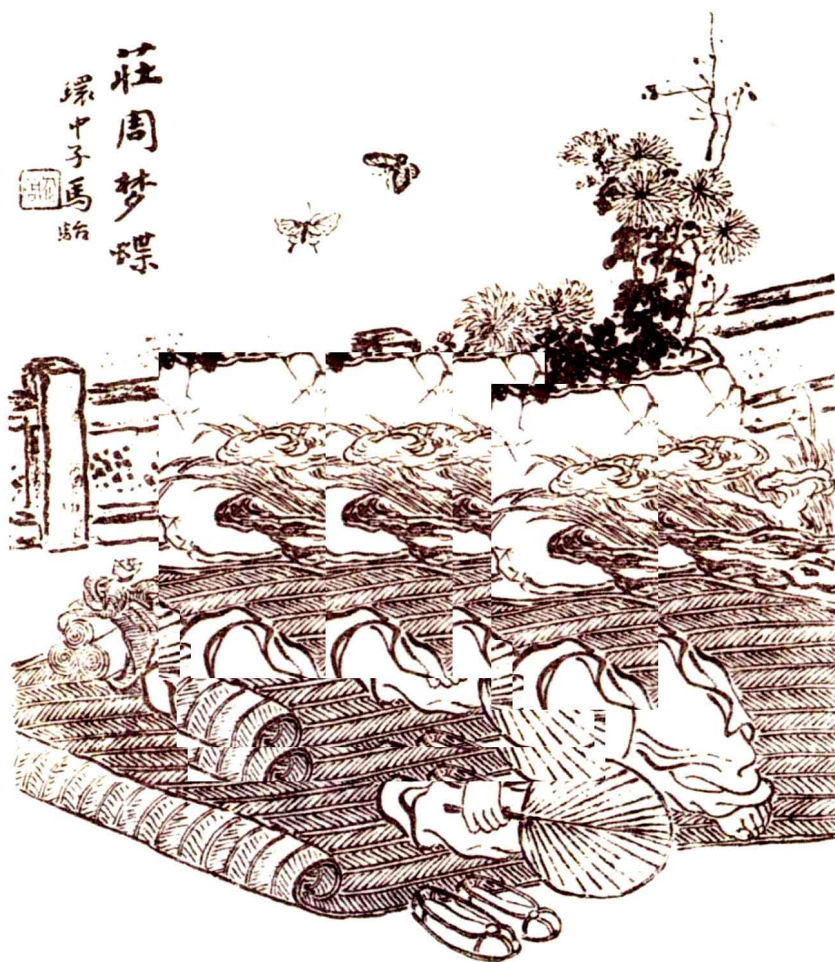
学会解梦，
你的黑夜就更加精彩。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古代神秘文化丛书

解 梦

洪丕谟 著

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梦 / 洪丕谟著. —北京: 中国物资出版社, 2011. 2
(古代神秘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5047-3768-7

I. ①解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梦—精神分析 IV. ①B84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00298号

策划编辑 王秋萍
责任编辑 王秋萍
责任印制 方朋远
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

电话: (010) 68589540 邮编: (100834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238千字

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047-3768-7/B·0265

印数: 0001—8000册

定价: 38.00元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序 言

洪丕谟先生1940年11月生于上海，出生书香门第，家学渊源。其外祖母之父乃是当时被誉为“清朝王羲之”的大书法家梅调鼎，父亲为留法博士，翻译家、出版家洪洁求。

洪丕谟先生一生酷爱书法，经几十年功夫积累，精勤磨砺，戮力修炼，终成一体，其“洪体”书法融豪气、清气、逸气、静气、书卷气为一炉，风神超迈，气象万千。

洪丕谟先生生前曾任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、文学与法研究所所长、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生勤于著述，留下作品百十种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《中国书法史话》《墨池散记》《书画鉴藏与拍卖市场》《中国文房四宝》《唐诗与人生》《洪丕谟书法集》《中国古代养生术》《佛门的大智慧》《中国古代算命术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《解梦文化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）等。

这部《解梦》就是根据《解梦文化》改编而来的。当年《解梦文化》出版后，深受读者欢迎。由于洪丕谟先生著述涉及领域颇多，其在命理等神秘文化领域中的著作曾因印数大、流传广而使许多人以为他只是位命理学家，其实不尽然。《解梦文化》中的许多传统文化内容，包括了书画、中医、诸子百家的典籍，从《周易》到《黄帝内经》都有涉猎。经过多年沉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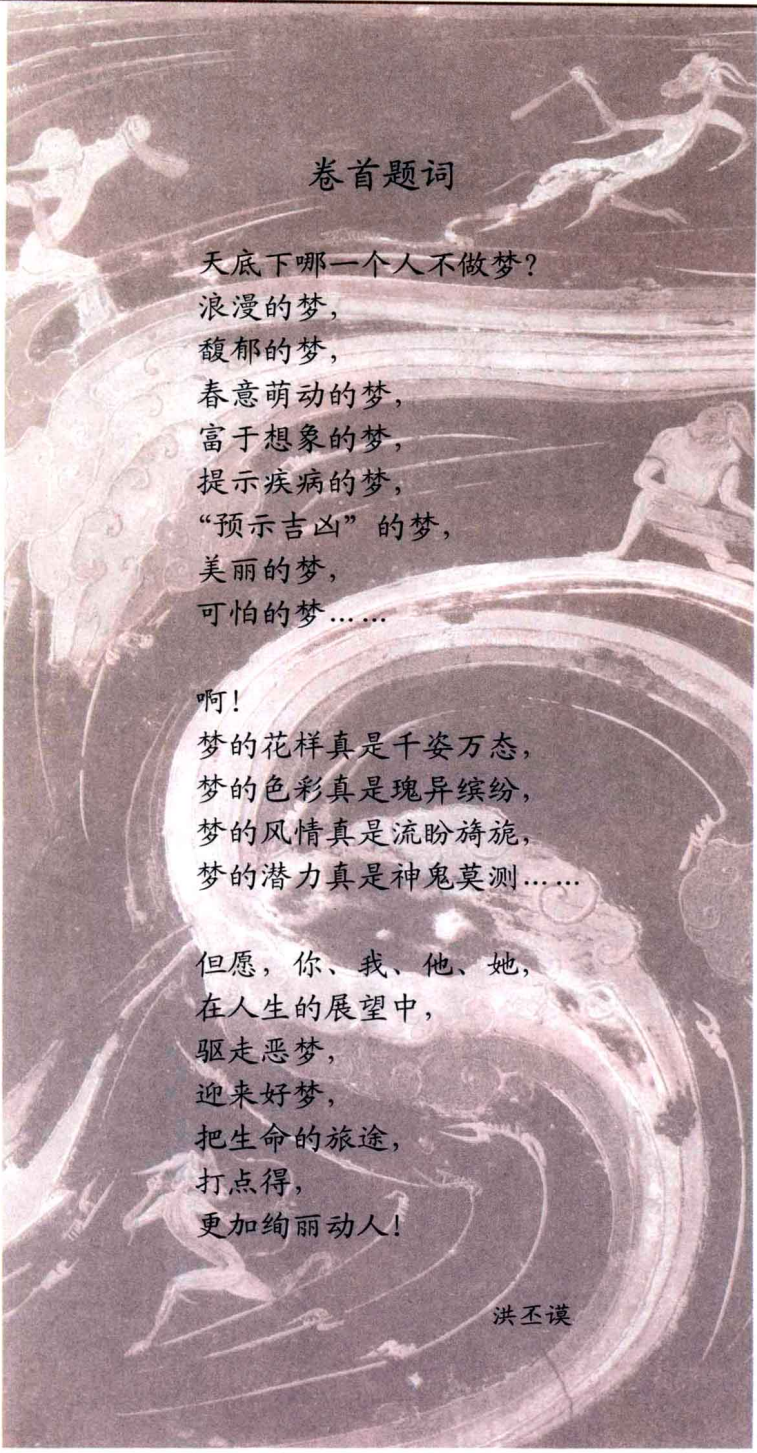
后，这次我与洪夫人姜玉珍老师协商，将洪先生的这部《解梦文化》重新挖掘出来，对内容作了一些增删，使材料更加充实，举例个案更加生动，同时，也请著名出版人，以配图文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制作者名世的盖国梁先生精心配图，不光穷尽古籍，更是专门新拍不少照片，为本书增色，可以说改造后的本书图文并茂，十分耐看，既揭示了神秘文化的神秘所在，又展示出解梦文化的科学一面，文涉老子、庄子，兼有荣格、弗洛伊德。考虑到本书与上次出版的《解梦文化》的区别以及整套丛书的命名整齐，故将本书命名为《解梦》。

洪丕谟先生当年许多图书的出版，我均参与，订交二十余年，始于文字，终于文字，其最后的纪念册与年谱也是我一手策划、编辑、制作。现在将洪先生的旧作再度开发出版，也算我对老友的一种念想。临近付梓，责编王秋萍老师嘱我写个序，以为纪念。我心思之，不知在天国的老友也能托梦否？若能，我希望能把这本《解梦》带入梦中。

是为序。

褚大为

2011年1月26日



卷首题词

天底下哪一个人不做梦？
浪漫的梦，
馥郁的梦，
春意萌动的梦，
富于想象的梦，
提示疾病的梦，
“预示吉凶”的梦，
美丽的梦，
可怕的梦……

啊！

梦的花样真是千姿万态，
梦的色彩真是瑰异缤纷，
梦的风情真是流盼旖旎，
梦的潜力真是神鬼莫测……

但愿，你、我、他、她，
在人生的展望中，
驱走恶梦，
迎来好梦，
把生命的旅途，
打点得，
更加绚丽动人！

洪丕谟



目 录

- 上卷 梦与人生 /1
从晋侯“病入膏肓”之梦说起
——梦因的分析和梦象的分类 / 2
《黄帝内经》说梦 / 24
男女艳梦 /34
祈梦和禳梦 /45
梦与人生 /54

- 中卷 梦与文学艺术 /67
梦与文学创作 /68
诗歌与梦 /84
梦与词境的塑造 /103
小说家笔底的梦 /119
梦与音乐绘画的创作 /135
梦的典故 /144



下卷 梦的占断和谬误 /153
 中国占梦史略 /154
 梦的类别和占断 /168
 占梦术的谬误 /208

后记 /213



上卷

JIE MENG

梦与人生





从晋侯“病入膏肓”之梦说起

——梦因的分析和梦象的分类

《左传》是我国著名的典籍，据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记载，晋侯梦见厉鬼破门，受惊而醒。当时，晋侯召来家住桑田的巫师为他占梦。桑田巫占后说：“看来，君王你怕是尝不到新麦了。”桑田巫的话说得很委婉，意思是，君王您挨不到新麦收割的时候，就要一命呜呼啦。



几天之后，晋侯果然大病缠身，并且日益沉重。朝里听说秦国有个叫缓的医生技术超群，是名闻天下的良医，便遣使前往求救。在医生还没到来之前，晋侯又做了个梦，梦见两个小孩正在慌慌张张地交谈。一个说：“听说缓是天下名医，他来了，我们必定遭殃，不知往哪里逃才好？”另一个说：“我们何不躲在膏之下、肓之上，把自己隐藏得好好的，看他能把我们怎么办？”

不久，缓来到晋国。经过诊断，他无可奈何地对晋侯说：“看来没希望啦。因为病已深入到肓之上、膏之下，灸又灸不到，针又针不着，药物也透不进去，真是让人束手无策啊！”

这里所说的“肓之上、膏之下”，就是平时人们经常挂在口上的“膏肓”。何谓“膏肓”？晋朝杜预注解道：“心下为膏；肓，鬲也。”心下膈上，为体内重要而又隐蔽的处所，所以后世就把病势严重、无药可医称为“病入膏肓”。

当初，晋侯听到桑田巫的占卜结果，并不以为然，只当做是一派胡言。现在，他听缓这么一说，虽然感到病势严重，可却并不就此完全信服。过不多久，新麦收割的季节到了，他要当着桑田巫的面品尝新麦，以证明这位巫师的错误。可是，他刚要进食新麦，肚子就胀起来，竟胀得那么厉害，使他不得不

丢下刚煮好的新麦粥钻进厕所。然而，悲剧也正发生在他钻进厕所的一刹那——在一阵眩晕中一头栽进茅坑，呜呼哀哉了。

从晋侯所做病梦分析中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：一是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；二是体内疾病或生理现象可在梦里得到相应或隐约的反映。

一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

这是一种早为人们熟知的生理、心理现象，至今并未被科学所证实。比如正处在热恋阶段的青年人，由于日思夜想，梦里出现恋人的倩影是不足为奇的事。又如正在紧张地温课备考的学生，总会在梦中进行温课解题，甚或梦见考场，也属司空见惯。

当然，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既可作为一种心理、生理现象，同时也不排斥病理因素的存在。有人白天思虑过度，神经衰弱，夜里往往乱梦缠身，便入于病态了。以晋侯为例，当年可能晋侯先已有了微恙，心里总是惦着自己的毛病，由于日日胡思乱想，结果产生了厉鬼破门的恶梦。

不管是生理之梦还是病理之梦，从现代医学角度看，皆由于大脑皮层所受各种刺激多了，晚上就自然地反映到梦境中来。问题在于，生理之梦与病理之梦往往很难划上一个明确的界限。更多的是因为睡梦纷纷，做过了头，便入于病理了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回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》中，秦氏听到宝玉梦中唤她的乳名，心中纳闷，又不好细问。其时，宝玉正迷迷惑惑，若有





所失，遂起身解怀整衣。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，刚伸手大腿处，只见冰冷黏湿的一片，吓得忙缩回来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宝玉红了脸，把她的手一捻。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，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，也渐省人事，见宝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觉察了一半，不觉羞得满脸绯红，不好再问。日有所思，在睡眠中初试男女间的云雨之情而导致梦遗，这对发育中的少男来说，属于生理上的正常现象。但好比真理和谬误原只一步之差一样，如果白天胡思乱想，入梦梦遗频作，进而头晕耳鸣，做事无精打采，终于累及身体健康，便进入病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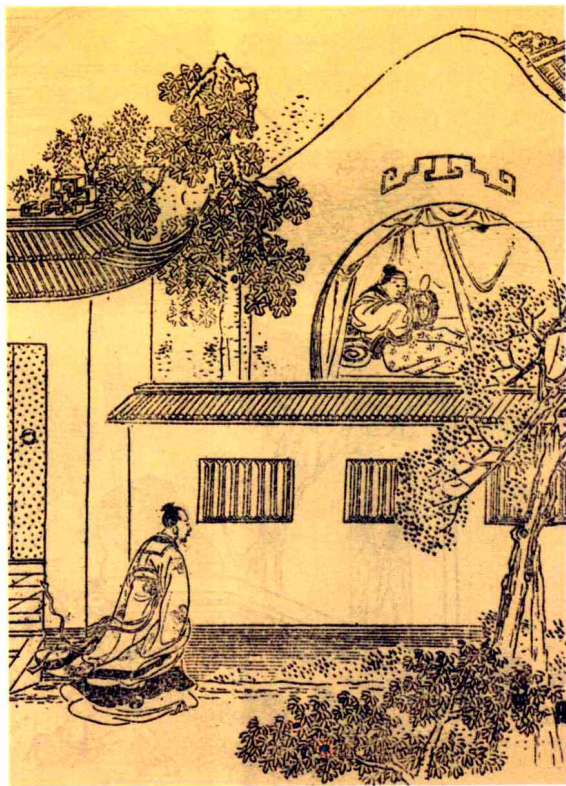
严重的病梦是要送命的，《红楼梦》第十二回写被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得奄奄一息的贾瑞，从跛足道人那里得到一面专治邪思妄动之症、背面镌着“风月宝鉴”四字的镜子。道人叮嘱他千万不要去照正面，只照反面。可被相思害苦了的贾瑞，怀着好奇心将正面一照，只见花枝招展的风姐站在镜里正招着手儿叫他。贾瑞心里一喜，便荡悠悠地进了镜子里去，与凤姐极尽

颠倒之情、云雨之欢。事毕，凤姐送他出来。到了床上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自觉汗津津的，底下已遗了一摊精。心里到底还不过瘾，又翻过镜子正面，只见凤姐依然招手叫他，他又进去，如此三番四次。到了这次，刚要出镜子来，只见两个人恶狠狠地走来，拿铁锁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贾瑞叫道：“让我拿了镜子再走。”只说了这句，就再不能说话了。

别以为这段情节只是出于小说家笔下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病人梦魂颠倒、邪火妄动而遗精不止，甚至严重到送掉性命的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二是体内疾病或生理现象可在梦里得到相应或隐约的反映

生理现象容易理解。比如睡梦中要小便，到处找厕所找不到，憋得差点熬不住，醒来才知原来正是



急着小便；睡梦中腹内饥饿，见到食物大嚼一番，醒来发现正值饥肠辘辘；睡梦中一脚踩进水里，冷彻心骨，俄而醒来始悟双脚原来露在被子外面；睡梦中胸闷惊恐，好像被大石所压，想叫又叫不出，醒来原来是自己的双手紧紧压在胸口上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，这对有过类似经验的人来说，该是紧贴生活的现实。

有时这类情况还可通过听觉反映到人的梦里。人们曾有这样的体验，梦见有人敲门，这时如果忽然惊醒，常会发现果真有人立在门外敲门的事实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梦例。一次，段成式表兄卢有则在梦里看到人家打鼓，及至醒来，原来正是“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”。

为什么睡梦中会产生这些有趣的现象呢？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进



入睡眠状态时，他的大脑皮层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，在某些区域还存在着兴奋灶。当来自自身或外界的刺激，通过感官传到大脑中枢并和这些兴奋灶发生联系时，相应的梦象便油然而生了。

除了生理之梦，某些疾病在发生之初，当你还没察觉到，或已经发生但还没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时，也有可能梦象中得到相应的反映或提示。如晋侯先是梦见厉鬼破门，接着又梦见自己病入膏肓，像这一类的情况，史籍中不乏其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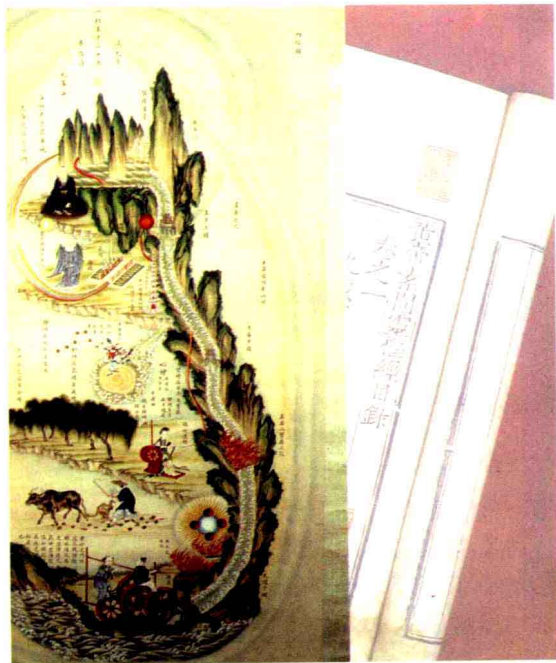
在西方，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曾有过恶梦可能是疾病先兆的类似论述。事实确实如此。当今医学科学验证，一个人在



梦中经常发生被人追赶、心跳急促，甚或胸口压抑疼痛、惊恐万分的情景，这个人就很可能患有冠心病、心绞痛。另如梦中出现胸口被压、冷汗淋漓，这个人也很可能已经得了肺部疾病。

为什么疾病在潜伏期没有症状或症状不明显，而梦却能事先作出反映呢？郭莲舫、戴君君在《心理与疾病》一书中写道：

现代生理心理学家认为，人在白天或觉醒时，受到外界大量的刺激信号，使大脑无暇顾及一个疾病初起的微弱信息。另外，大脑对此也能调节。而当人在睡眠状态下，外界的信息输入大大减少，大脑许多细胞处于“休息”状态。于是，这类潜伏性病变的异常刺激信号传入大脑后，便可能使大脑相应的细胞活动起来，一旦兴奋波及扩散到皮层视觉中枢，这里的脑细胞就应激起来，从而出现各种梦境。



《黄帝内经》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医学的皇皇巨著。其中《灵枢·淫邪发梦》篇还根据“厥气”侵入体内脏腑经络不同部位，列出可能产生的病理性梦象：“厥气客于心，则梦山丘烟火；客于肺，则梦飞扬，见金铁之奇物；客于肝，则梦山林树木；客于脾，则梦丘陵大泽、坏屋风雨……”对于这种病理梦象，《黄帝内经》另有洋洋洒洒的专门论述，在后文我们将另列专篇，加以分析体认。

然而，人类的梦象并不仅仅局限在晋侯梦“病入膏肓”一隅，而是千变万化、云谲波诡、无所不在。要把这样复杂多变、没有固定模式的梦象加以分类归纳，找出梦因，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对此

古人有关“六梦”“十梦”“九梦”等多种分类尝试，作为先人对于梦的探索，却也匠心别具，在中国古代梦文化的发展史上，涂上了浓浓的一笔。我们这里且分而述之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一、《周礼》“六梦”和析因

“六梦”为《周礼·春官·占梦》所提出。书中先说“占梦，掌其岁时，观天地之会，辨阴阳之气，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”。“六梦”的名称是：正梦、噩梦、思梦、寤梦、喜梦、惧梦。

顾名思义，有关“六梦”的情况，我们从字面上大致可以窥其端倪，至于具体内容，《周礼》却未加解释。此后直到东汉末年，经学家郑玄在注释《周礼》时，才把“六梦”各自的含义以及发梦的原因，言简意赅地作了阐述。

郑玄（127—200年）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（今山东高密）人。东汉末年，郑玄因党锢案牵连被禁，然而这样一来，反倒使他不问政治，潜心著述，遍注群经。在注经过程中，他以古文经说为主，兼采今文经说，最后终于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，人称“郑学”。

对于《周礼·春官》所载“六梦”，郑玄是这样批注的：

1. 正梦

郑玄注为：“无所感动，平安自梦。”

意思是说，正梦是在正常状态下，既不由心理因素引起，也不由病理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正常人的一种梦象。正梦并非由什么特殊原因引起，所以说是“无所感动，平安自梦”。

2. 噩梦

郑玄作注时引杜子春的话说：“噩”当为“愕”。这明摆着说，由于惊愕引起的梦，才叫“噩梦”。后来，李光坡《周礼述注》为《占梦》作注解时，又把“噩梦”定义为：“所梦可惊愕也。”

这里我们不难看出，若从梦象着眼，噩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梦（包括梦魇），梦里所见景象恐怖可怕，经常让人醒后还感到心有余悸。若从梦因分析，则白天有所惊愕，往往是导致噩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比如小孩白天受到惊吓，晚间往往会在梦中吓得哭叫起来。当然，惊愕之外，还可能有其他种种原因，比如体质虚弱、以手压胸、呼吸不畅以及平时胆怯，等等。然





而无论如何，胆小受惊、精神受到强烈震撼或刺激，则是导致噩梦的主要因素。为此，唐代韩愈《游湘西寺》诗说：“犹疑在波涛，怵惕成梦魇。”

3. 思梦

对于“思梦”，郑玄这样注释道：“觉（醒）时所思念之而梦。”明人张景岳《类经·梦寐篇》也说：“思梦，因为思忆而梦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做梦的起因在于白天有所思念，所以晚上便飘然入梦了。比如商人，白天盘算钱财，入晚梦见自己发了大财；作者白天推敲文章，入晚梦见自己写了妙文；恋人白天思恋对方，入晚梦见对方悠然来到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我们如果由此扩大引申，还可把梦中有所思恋的梦也归入“思梦”的范围里去。

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说：“最恨巴山里，清猿恼梦思。”就是梦中有所思忆的梦。在这里，其梦因也必定和白天的思念有关。

4. 寤梦

郑玄把“寤梦”注解为：“觉时道之而梦。”唐人贾公彦《周礼疏》补充说：“盖觉时有所见而道其事，神思偶涉，亦能成梦，与上思梦为无所见而凭虚想象之梦异也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醒时所见所说事物，在晚上的梦境梦象中得到重现。原因自然在于所见所说事物在自己头脑中留有比较深刻的印象，所以才会在晚上过电影似地重映一遍。

可是，郑玄对于“寤梦”的这种解释，后人并不完全赞同和满意。后世学者有人认为，“寤”的字面解释，应是睡眠醒来后的清醒状态，而郑玄的解释，虽然表面上仍借着这层意思，但是接下来的发挥中，未免有脱离轨道的倾向。正确的解释应当为，虽在梦中但自己却分明认为不是在做梦的一种梦。这用李光坡《周礼述注》的注文来说，就是：“寤梦者，谓如觉（醒）所见，而实梦也。”按照笔者平时体验，李光坡之说有着相当的可凭性。还清晰地记得，笔者梦见发妻病情危重，心里感到十分忧虑；不久梦醒，看到妻子依然健在，心里感到十分欣慰。正当这时，听到有人叩门，正待去开，就醒来了。当时，自己真搞不懂，刚才分明梦已经醒来，现在怎么又醒来了？真是梦